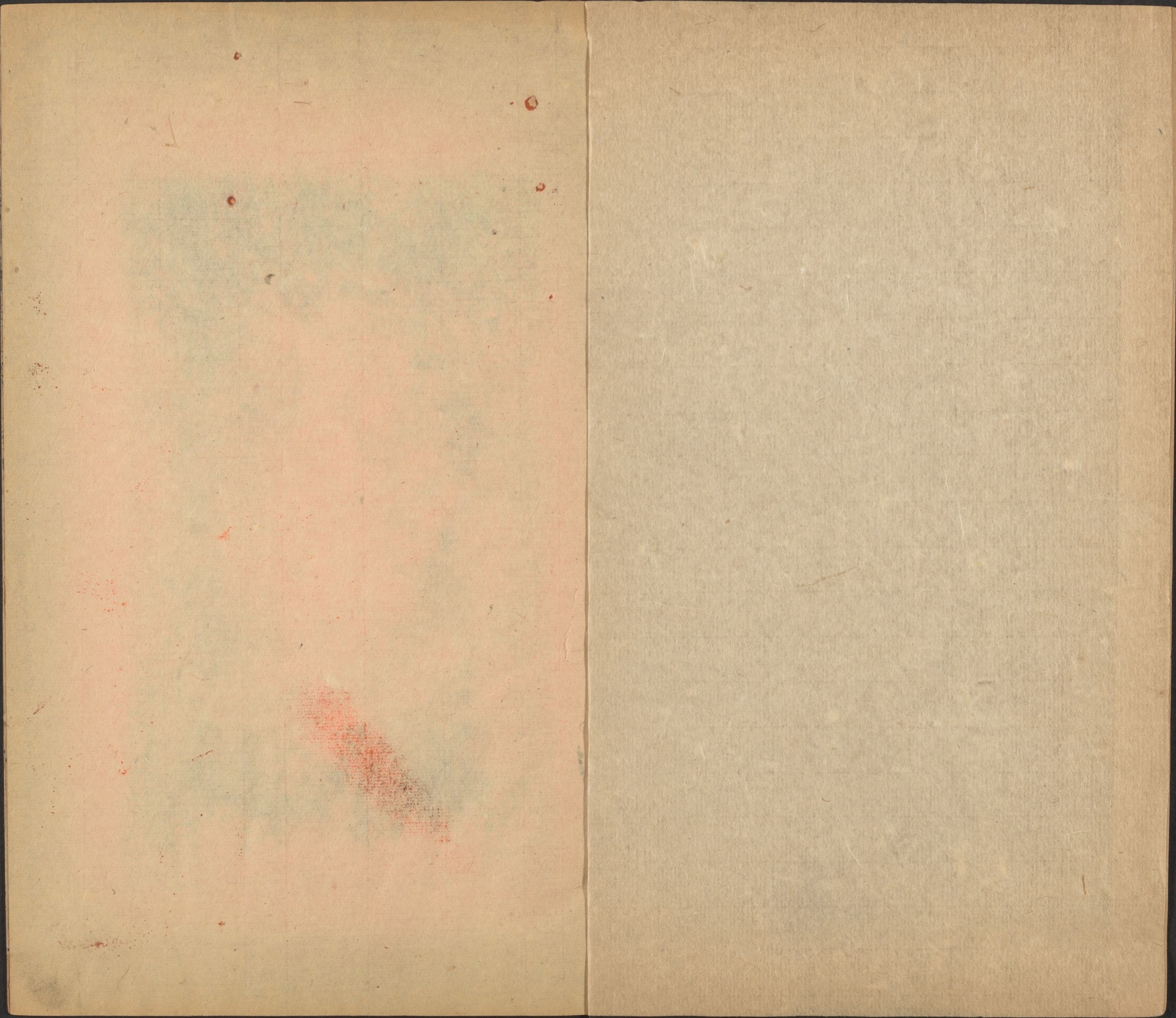


12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0122





說郭續目錄

身第五

遵聞錄

梁億

賢識錄

陸鈇
燭

在田錄

張定

逐鹿記

王禕

壘起雜事

楊儀

龍興慈記

王文祿

聖君初政記

沈文



聖統肇基錄 夏原吉 闕

東朝紀 王泌

椒宮舊事 王達

復辟錄

保孤記

秘錄 李夢湯

秘錄在司卅五

遼國錄

廣右梁億

哈佛大學漢
圖書館珍藏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于彭蠡湖與伯溫皆在 御

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 太祖亦驚起

疑其作亂見伯溫雙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

舟 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

擊碎矣及後勝負未決伯溫密言于 太祖曰可移

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決勝 太祖從之遂平陳

氏

太平府不惹庵 太祖旣渡江嘗題詩于壁後庵僧
洗之及有天下僧乃獻詩云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
時只恐鬼神愁曾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
張士誠以厚幣招楊濂夫甚急濂夫勉行至姑蘇適
元以龍衣御酒賜士誠濂夫因飲御酒遂作詩曰江
南歲歲鋒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鋒烟如此酒
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聞之默然遂不强留其後濂
夫歸于我朝未幾而卒

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噶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嚙哩噶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
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蕩
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三二月莩李一般春

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 國初名儒也嘗以非罪
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旣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
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
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元自
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
詩爲之墮淚而罷宴

羅復仁吉水人 國初時爲編修後乞休致 太祖
賜以布衣而題其裾曰性雖麤率忠直可喜賜此布
衣放歸田里

太祖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首藉
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
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有如此

王佐號雪蓬五羊人 國初給事中博士工詞章與
孫先生贊齊名予少時嘗有其文集二三冊今失之
矣然能記其詩數篇謹錄於此應制賦宋承旨黃

馬歌云 聖明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
西域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門十二近宮闕牝

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鞵絲韉穩控金鞍勒
玉堂學士真老臣日日趨朝侍 紫宸承恩特賜飛

黃馬騎出通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駟天駟騰驤
若星駛况拜親題 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

君恩如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形
筆宜書耀古今

陶安知饒州 聖祖賜以詩曰匡廬岩穴甚幽深水

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泮陶安鄱陽卽一理

未幾以爲翰林學士賜以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

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又以安爲江西叅政而卒

聖祖親製文遣使祭之其蒙被寵眷終始不衰如

此視諸宋濂其幸與不幸間相去遠矣

濮真者國初時都督僉事也征高麗被執其王欲

降之真怒罵而死上嘉其忠追封樂浪公謚忠襄

表其門曰班超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瑱甫生數月

卽襁褓中封爲王涼侯年方幼因趨朝爲多士踣傷

辱夫人以聞上御用監鐫一王字牌懸瑛冠上

每謂使人知所遜意祖宗之愛惜死事之臣而

眷顧後人也如此

大將南征膽氣豪按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冑乾坤

靜風動旌旗日月兩世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

何遜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聖祖

命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

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詩人格局

聖祖嘗有佳句云烏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

之

太子嘗有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鈞何人移上碧
霄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文皇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
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往答神休聞山呼聲者
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上命立石紀之

在田錄

中興大燕
上皇以賣腐爲生皇

高皇鳳陽泗州人居鍾離鄉

上皇以賣腐爲生皇

覺寺一寺僧衆爭來買之遂爲主顧生皇太祖之夕

鄰里中只聞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啓戶視之但見

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于是夜

夢見上皇屋上火發煙焰冲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椎

而下彬遂覺至晨候上皇來欲語之見上皇不來

歇月餘挑腐而至彬疑其有病一見卽問何故一月

在田錄
不來莫非有恙 上皇曰非病某于某夜得一小男
恐不淨故弗敢來彬遂言其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
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爲長老弟
子我之願也

高皇爲兒童時糾合村中年相若者聚爲一群採蘆
葦結作宮室朝夕至其所南向令衆小兒羅拜稱山
呼又于曠野營石爲陣圖列衆小兒爲行伍習行軍
之儀識者謂其過于老將

元末甲申歲大疫 上皇罹是病又值大荒 上皇
及皇太后陳氏 皇兄皇侄皆相繼而亡 上皇旣
殂家益無聊田主呼叱昂昂不與之地謀葬無所同
甲劉大秀與地以葬旣畢 上無所依以嘗許從
釋氏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于里之皇覺寺隣
嫗汪氏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

皇祖死時衣不被體棺槨無具及至葬浮土三尺而
已 上旣卽位欲遷葬下議于群臣群臣咸曰擇陵
改葬固陛下孝心之無已但今旣葬而復遷之不惟
有洩元氣且使神靈不安爲今之計莫若增土如山

裁植如林如是則元氣厚藏陰靈亦安誠萬萬世無窮之美矣 上竟從之 皇陵今在泗州臨濠縣

高皇在寺嘗戲書九字于伽藍背云發你去三千里外充軍伽藍夜來托夢于僧致心乞赦僧遂呼 高

皇詰其實 皇言有之乃洗去伽藍復來謝去

高皇既在寺值歲凶僧以歎收不能給衆俾各還皇陵碑記有云朝望突烟而徑進暮投孤廟以趨踰蓋紀實也

高祖游食四方時嘗露宿野中作詩自述云天爲羅帳地爲壇日月星辰伴我眠鞠躬不敢高伸腳恐踏山河社稷穿

又詠日一首云東頭日出光始出逐盡殘星并殘月 驚然一轉麗中天萬國山河皆熨着 人聲

高皇資稟生知勤于聞善每遇閭野鄉 必注意聽之而不去有儒衣數人講孟

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爲六人

高皇曰

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

時漁于川上日獲鯉三十五置之策中有陳四

不其語又或以學聖躬既而上持魚歸啓策

知為陳所竊往問

身無別碌碌相者于永安橋相

尚皇異之因噉已處世變以身履艱危

召泰相者曰汝當大通

行為大通

入一山深處

而言曰今天下亂汝何為在此我有一物汝可佩之

解以授上乃赤搖光玦也上因扣其姓字曰我

此山之神也勿心不見上遽出遂決意集兵定亂卒

有天下及即估遣行人致祭焉未審何山

高皇微時過此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

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嘆

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上取食之

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

取太平道經于此樹猶在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

因下馬以赤袍加之曰封爾爲凌霜長者或曰凌霜侯

高皇生于元天曆戊辰歲至皇祖死時年十有七歲矣又十年方起兵滁和時至正甲午巳年二十七歲矣

逐鹿記

明 王禕

甲辰徐達總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于湖州餘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十一月師至姑蘇營于葑門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明年九月城破僞周就縛

耿再成下處州時有軍校斬人丘木卽捕誅之又有

士卒徵私粟于民號曰若糧成怒其剝民脂膏罷之
薛顯與士誠五太子及朱暹戰于舊館降之五太子
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自
稱龍精暹亦善戰士誠倚之及降士誠為之屏氣
張士誠破時縱宮人數百于民間開庫藏令其自取
有數人務多因得促腰搖臂之疾一嫁皮工曹某名
阿圓自言見庫中金匱可重二百餘斤極力一舉不
覺臂脫其骨又出綵帛十三庫散之城中父老又取
珍衣二十餘種出于臥龍街將焚之正舉火我軍已

入小校單發拾其二種一為綵鸞摩雲一為春花

秀一時銀帛狼藉于道 徐達下令封府庫禁止卒

王師入武昌友諒愛妃藥氏投臺歿內人即取其屍
埋臺下軍校毀臺忽聞太息聲掘地見尸即妃也
校脫其金鴻戲藻衫去或曰千兵胡德又裨將陸純
夫私其宮娥奪臂上玉盤螭張景山入偽宮取出金
照珠玉鎮獅等物後皆按以法

廖永忠伐蜀兵至瞿塘關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
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

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命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遂攻水寨斬獲甚衆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

元宮人至京師將籍之以給令後宮有一人不屈上言爾卽守節何不死于元亡時此女對曰願明一言而死以爲有名鬼耳上令左右以紙筆與之女寫云君王慧性被奸迷妾曾三諫觸闈扉不能死守身先遁致令鐘移社稷墟擲筆投地而死上爲之改容

楊文南征帝製詩賜之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有秋水占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有勞

李文忠北征患渴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

黔寧王沐英征八百息婦經腰露頂山山頂有石壇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僊成道于此道成之日精華少室夫人帥僊官降壇設金臈果木陵子食之餘藏

于櫃今壇東石櫃是也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朱
字四行云翁臺方龕神驚鬼驚啟食其力海東沐英
益異之遍視櫃中止有木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
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息婦就于山上刻
石紀功而還又征緬思得金絲羅碧珊瑚等物

李文忠兵至錢塘偽周平章潘原明遣員外郎方彞
詣軍門納款狀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
民亦齊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
心慕乎華榮乃志存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上師見

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
萬比年物故一二三今既入于職方欲溥覃于大澤

謹將杭州土地

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并執

叛將將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

百匹為法上豪賂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斬分陳德

時研斷莫軍曹回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沒

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着盡又方袍三數披離

乃有一翁方且以舟楫岸見李發款問其

高四其即蕭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

世十四行云翁臺方龕神驚以驚成食其方海
 益與之通視權中止有木陵于三枚似查核
 天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小息歸就于山
 世世功而還又征納思得金絲熊碧珊瑚等物
 不許秘英隱靈出制此掛共三法萬壽正古
 一絲林樹土
 此世爭味之爭之三今到入于鄰式始斬單于大
 津難貴于貝幾只實同于魏魏念吳准土靈百

龔起雜事

吳郡楊儀

芝麻李之遁也髡髮為頭陀僧及天下既定遊徐之
 永固河河上有留連亭李徘徊久之乃題一筆云憶
 昔曾為海上豪驢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斬分陳總管
 彼盱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
 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着盡又方袍三歎投筆而
 出乃有一翁方且以舟艤岸見李發歎問其故李泣
 下謂曰我即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

乃匿踪縑流暫免鋒鏑而功名不就鄉舊何存是以不能不悲耳此翁亦淚流不止自陳其由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詭姓名作渡于此二人沽村酒酌之話昔日之強梁傷今日之狼狽聞者為之感歎方谷玠起兵時嘗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為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谷玠不剛而必去達意玠復來乃題句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遂携妻

子入山谷中明日玠果來恨不先殺之焚其廬而去後谷玠事不成為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嗚呼晚矣乃投水死

徐壽輝以閭巷之庸纔一月而即稱帝至正十一年八月起兵九

月即帝位于斬水僭號十年然長于謀敵而短于制勝故攻

城略地皆委于倪文俊等及有功者多忌之是以卒罹其難大抵欲計功謀利者當置心人腹中不宜相忌則必有一傷矣

四飛山亦曰陽山產白墐膩滑精細士誠取之作堦

面之飾和以脂膠久而不變有水雲白雪浪花玉鱗
墀等各以形製名也

元夕張燈城中燈毬巧麗他處莫及有玉柵燈琉璃
燈萬眼羅百花欄流星紅萬點金街衢雜踏人物喧
嘩士誠登觀風樓開賞燈宴令從者賦詩號望太平
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三異亦氣
厚之所鍾也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
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爲天膏一異也其根可
以爲厨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二異也一男子陰囊

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識爲至寶買去俟其死
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絕無三異也

僞周用王敬大蔡彥文葉德新爲叅軍謀國事三人
皆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其屍于竿
一月王已死初吳人爲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
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驚竟其成讖

韓林兒始用潁川逃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劫殺有徒
旣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福通迎居亳州未幾遁于
安豐至正十八年又都河南汴梁

林兒母楊氏雖老而善自粧飾性頗淫見人則匿其
年云四十自稱少娘又善爲嬌狀使人忘其老司徒
杜遵道通焉目之爲少郎自是專權怙勢人皆嫉之
時有好事者榜其門云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
柳如癡花喻楊柳喻杜也

林兒居汴每事皆決于左右日惟于福源地捕魚以
爲樂得魚則鱠之與羣小沉醉自謂斫鮮之會又起
樊樓于土市子街西飾紅裙綺瑟于上將帥出師飲
餞于此林兒自稱樊樓主人或暮夜燈火遊翫

宋故宮太后苑舊有土峰十餘處林兒命士卒毀平
之獲紅玉指環青金照子花紋石研粉盤等物

林兒爲劉福通等所推戴建國曰宋收元龍鳳劉護
軍基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 皇祖時

亦與共事故平僞周榜有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之
語仍稱龍鳳十二年 皇祖嘗謂劉應使除之乎基
云不足爲伺他息燭時彼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皇祖從之韓果先殄實洪武元年也

張士誠至正十三年據高郵僭號後居蘇州兵糧饒

足雄視一時

丞相士信守湖州粧二美姬以進士誠起香桐芳蕙
二館居之又選三吳良家女八十餘人充內使時宮
闕未備就于府後起重樓邃閣數十間以為閨闈之
所總名之春錦園

城內淤川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
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尋香採芳之曲本朝高太史啓
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
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遂名其處曰錦帆涇今府

初政記

內閣 江東沈文

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而競進
者率規計恐後戴公珊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
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為國家建勳業甚幸沒沒老文
字竊所恥也後兩公咸為名臣

祖善曰得之矣因命取大學積課簿編而為之

國初諸司官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使令正席民

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職巡司右丞

雄視一時

相士信守湖州粧二美姬以進士誠起香桐芳

館居之又選三吳良家女八十餘人充內使時

下繼也湖也對亦公為各用數十間以為閨閣

源源暗曹賢開只車為國宋數種業甚幸受以次

晉率賦情恐對湖公與華容隱公望雖不拜且口

非時近亦山園士之故以備林為林殿而茲

云水山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

父長保秋風一幅滿送名其處曰錦帆涇今

聖君初政記

江東沈文

國初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尉在下

欲其互糾察也

皇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

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即心肝

也祖善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為之果

成國初諸司官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使令正席民服

蒞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巡邊遠涉
不毛校獵而還謂之

功臣廟祀饅頭餼子散給衛士以激勸也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
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
詹舍人希原書宮殿公署榜最後寫太學集賢門門
字右文稍鈎其末上曰吾方欲集賢希原欲開門
塞吾賢路耶以此殺之

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
拜非實禮也宜定其式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
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
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
付某人其名字有犯古聖賢諱者悉更之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專潔建神樂觀以
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穀不刷卷曰要他事神不必
計校常膳外復予肉銀若干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楮甲繪兵其上曰爲後世
徵

皇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判之狀于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爲懲戒

洪武初欲作鐵券而不得其制有言吳越王錢氏子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存乃遣使覓得按其制作焉

皇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爲以講究禮樂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有全書

洪武六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二禮明年再議又明年遍徵草澤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樂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爲大明志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一十六人授編脩等職人文華堂宋濂爲之師俾肄業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冬夏時賜衣及白金鞍

馬

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爲秩滿每三年具錄行事之實朝京以考績焉

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待儒臣之賢者金華吳沈田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上親制誥文以授之

十八年三月十四日聖旨憑禮部選年紀小秀才編類東蔡二傳二十八年校正尙書會選孟子節文刻板給散天下學校

詔民年八十九十爲鄉閭推重者賜爵有差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與絮帛著爲令

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

二年修元史命李善長爲監脩宋濂王禕爲總裁又詔立皇陵碑

上問劉基吾享位幾何年基曰聖壽無窮然以數萬歲三十五年又其間五歲假者上忽憶陳四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將殺之上問汝頗憶昔日事否陳答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上曰吾

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此陳

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為畏懼

願謂稱旨因曰汝欲為官乎陳叩首謝 上曰可為

戶部江西郎中時錢穀山積陳居四年竟累誅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浙江多

富室注 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

九十戶 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 千石至二千石

者六戶 一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 計五口四十

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 上曰富民多豪強

民受其害宜召之來朕時勉諭之于是諸郡富民入

見諭之云云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十三年戶部覈實天下土田惟兩浙富民畏避徭往

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久之相習成

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

等往各處查定細底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

圖冊

上惡游手者和州縛一人至指甲長尺餘 上欲加

刑陶安諫曰此人雖不勤業亦不為惡請 陛下赦

之 上遂解其縛謂安曰微卿言幾殺無辜矣

建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 上親祭行酒至漢高帝

曰大哥得天下與朕同多賜你一杯酒令太常再進

一爵

上凡得封疏卽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
裁斷如流壁粘一日數易

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陳
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

驍騎指揮郭德成嘗侍上宴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

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

臣猶厭其多欲盡頽也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遂盡
削其髮披緇誦佛乃免

高祖惡頽氏竄緇流聚犯者衆乃掘地埋其身十五

并列特露其項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鏹
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元既喪隨復出凡三
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髀置鐵床沃以沸湯
以鐵帚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鈎鈎脊縣之有稱竿縛

置竿杪彼末縣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入穀道鈎腸出卻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剥皮剥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挑膝蓋有錫蛇游等凡以上大憝之辟也迨作祖訓卽嚴其禁至哉聖心之仁矣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予邳州車揮使車言本姓信洪武中信錄有軍功賜姓車

太學初成 上幸觀其處侈費命埋督造部官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未之盡也

尚賓大使曰都 所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

善事府贊讀曰儒 提舉司校理曰侍禮郎曰引進

使曰翰林院直學 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

右正言承天門侍 尚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

人如罷中書四輔 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

之屬不復其餘

戶堅洪武中以勇 乃爲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撞

倒山奚官近之輒 人立莫能鞚 上以命堅堅立高

樓上使人引馬過 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

勸勤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上并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者乃一切許之

洛陽秦從龍屠鎮江王師狗鎮江從龍與妻偕來上

親至龍江灣迎之以人時上駐富民王綵帛家因

遷之以同處上待之甚厚

上令有司造成物多蜈蚣築土峯以鎮之號鷄鳴山

自是蜈蚣頓息又造士人肄業案座以獨木堅厚曰

秀才頑母敗吾室

椒宮舊事

梁溪王達

楊王墳在盱眙牧羊山西北洪武初設祠祭署以王

親陳氏為奉祀設墳戶二百十戶供灑掃命宋濂撰

文樹之神道

王姓陳氏太后之所自出其先維揚人

徐王墳在宿州閔子鄉洪武中設祠祭署王親武氏

為奉祀墳戶九十三戶供灑掃王姓馬氏配鄭氏高

皇后之父母也

陶凱作誌銘

皇后馬氏本宿州馬三之女馬三以忿爭殺人恐犯

于法移家定遠及天下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
以皇后托郭子興後子興首難自爲元帥收鄉兵
皇祖歸焉子興因其單居欲爲娶夫人勸子興以女
馬氏配之及卽位正號中宮是爲孝慈皇后
子興卒于和陽歸葬滁州洪武初追封滁陽王其女
爲妃生蜀王如意王十六年十一月七日命上親蒙
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爲文刻于廟石
皇妃郭氏山甫之女也 高皇微時過臨淮山甫見
之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跪 上脩陳天表之異

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
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 孝慈
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昭敬皇妃姓胡氏生楚王本豫章侯胡美之長女也
後美于十七年以入亂宮禁賜歿
孝慈常幸大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 孝慈
崩諸婦不哭臨詔除之
后見秀才巾服與胥史同乃更製儒巾藍衫令 上

着之 上曰此真儒服也遂頒天下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蕪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

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弟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伴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闈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聞安知 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其後宮語必以六稽組紉為先宮中垣壁屏障皆新織之象

初魏觀蔡本應召為蕪州守引入後宮二人頌宸肯將辭出 上遽止之少頃后出宮人奉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

成穆貴妃姓孫氏叅政孫英之妹嘗與 上登香雲

閣觀後苑刈稻 上命宮人取酒來為賞豐飲令妃

誦詩侑酒妃為歌李紳閔農詩 上大悅賜予有加

豐淑妃李氏霍縣李傑之女也性不愛酒 上為造

引口醪每宴飲特設以供妃
太祖愛諸公主欲其便于入內乃于後載門外建十
駙馬府制甚弘服飾器具悉如意爲之不禁也

復辟錄

明 亡名氏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
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
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
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
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
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口耳又曰若皆 朝廷大臣

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
卽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
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
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
曰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
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橐於朝集
文武羣臣石亨張輓張軹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
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
爲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本
出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
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部院科道皆
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璉樊英同日斯當
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
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
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璉英
不勝忻忭約曰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
乞還田里滿朝若是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

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憲宗

御名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

不易之常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眾字畫多訛

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

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

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

眾集於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

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上皇御極矣於

是朝野歡騰以為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旨下擒于

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

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

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為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

謀首功冠文武論於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

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傳於去文華殿

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

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
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上甚厭之事
定日久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許亨及
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
貞向臣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
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
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
矣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
爲日見故謹錄於斯以彰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
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
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
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旣退不可再賢
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
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

復辟錄
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下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子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臨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也

李賢天
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

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十月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騎薄都城柰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旣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入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之知時天色晦暝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

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并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

往推之至中上升座鼓鐘鳴羣臣百官入賀

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旣復辟即日命有貞

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

文淵閣事

蘓材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爲皇太子亨對曰上

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曾說得初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
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
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
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
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
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
要與循說轉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先要與陳
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口在人前說

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
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太上
皇復位大眾所為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
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
已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

在今日早發 見陳循
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
文第二拿項文耀聞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
百第二日拿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

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五人皆擬
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
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
勅朕居南城今旣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
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忠義奉迎朕復正
大位功在宗社可特進封爲國公食祿一千五
百石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輓
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典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

俱子孫世襲如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
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
家小免爲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
又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
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
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
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

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
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

景皇御名

有疾不能臨朝視政

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爲不軌糾
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
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鏊項文曜
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
舉及朕復位這厮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
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
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水遠充軍

及原籍爲民了論這厮每圖危宗社的情理窮兇
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
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
身家不許似這厮每朋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
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
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
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
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瑛調兵部

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
敏王驪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樂暉程南雲蔡翼嚴曾
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
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
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
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
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詳

水東
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王
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
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
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
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
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

傳云

同上

天順初上以邠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
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閔 上惻然曰卿
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
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
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 上曰朕更
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
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
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
言一人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家承
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稟留閣中號絲綸簿
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
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
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
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
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 駕爲
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

公輒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
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
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蔽太
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
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
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
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
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
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

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悅之
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
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
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
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
彪鎮大同誠爲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
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
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辦之於
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天順日錄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

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

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

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

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

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

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

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

餘 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天順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

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

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 上曰然即

從之大順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

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憚于謙兼懼正人之

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

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

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

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

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

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

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

我職非爾為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日指揮

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

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

今石彪在彼允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

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

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

一道各有分地三月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

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

未週待週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

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

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

復辟錄

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
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逯杲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
在欽家飲酒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
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
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呼
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
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
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
賣官鬻獄贖貨 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
堪稍疎抑焉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
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
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 朝
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鏜等先
覺二鼓時卽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
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
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
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

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人房聞呼錦衣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遂梟譖毀反欲相害提梟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忍恨旣除此害卽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脇從者不寧卽進本請急宣聖旨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

行君金
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
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
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
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
此實宗社之福也

天順
日錄

吉祥初傳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駕有功與政
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
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
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

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
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
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啣
之喉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謙姦黨都御史蕭維
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外藩依謀
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
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
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
及予持公助之遂改前鞮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

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笑夫
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為宦官所
引用既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
其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為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為所
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
以已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
與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
親厚可見矣

雙溪雜記

保孤記

闕名

今上皇帝備堯舜之盛德合日月之朗照繼天立極
應瑞中興文恬武熙四海清穆稽古沿革永光萬壽
無疆之業外分四郊之祀內正九廟之規以仁孝化
洽黎庶百僚奔走五官夾輔皆極英賢之選也一時
總督內外規制雖各有其職穆然淵度實出宸衷
惟時一二大臣特勤聖眷癸亥夏惟公歲周甲子
錫以玄纁牲醴惟公一品九載考績進律重封命九

卿大臣陪宴禮部惟公六十未有嗣人奉金橋寶籙
時恭誠伯以大宗伯鶴袍犀帶設壇顯靈宮祈嗣儀
與公婚吳春會壇下啓紅錦囊出寶籙恭拜覽之公
名居中左右蘇夫人及長妾一人相並列下一等妾
一十人以齒序列崔氏實預焉其日未申陰霰作公
命使召儀見於便坐謂儀曰吾受聖天子恩私齋沐
有日矣適疾病不可以風不能親拜壇下命大著顯
告於古聖先師卜得蠱之大畜其繇曰幹父之蠱有
子考無咎厲終吉卜人執著久不言汝其謂何儀對
曰幹父之蠱有子卦辭顯著夫復何疑公喜曰此吾
意也特取決吾子耳又問曰卜人久而不言者何儀
曰公方大亨而有密雲不雨之象故遲不敢發然不
知公意在卜嗣他無命著也薄暮辭歸公出黃封酒
一尊揖儀曰吾方齋戒不能款留歸卽開尊爲我預
慶明年夏儀有飭兵之命冒暑雨入舟病作不能興
掛冠天津門而歸其秋公亦以疾力辭得命過吳及
再相皆於錫山道中夜坐對語每以寡嗣爲憂儀曰
靜養則神會寡欲則精聚此有子之道也公曰吾以

聖眷隆重天使贊途不敢違命伺過江更以情懇不
知 聖意若何倘至京必有藁葬之勞非求誕育計
也忽泫然出涕欠伸而起明日別於毘陵公出舟拊
膺者四五日汝言謹記臆不忘也儀私念必申辭謝
矣至揚三思之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君天也天可
逃乎賦維揚之篇其句有白首豈堪仍廟廊以示意
遂發江艖其冬歸朝 君臣歡慶有加於昔嘉靖丁
未七月二十二日陝西澄城縣界頭嶺鳴二十七日
崩移數里撫臣以聞其應二邊帥將構難語侵及公

且張皇套賊聲勢飛蹄走轡晝夜交錯于道 上怒
明年正月一日下脩省之詔六月而事及輔臣公竟
被禍三月儀與畢松江過於吳門方舟西邁過望亭
見飛騎傳呼知公被逮於丹陽時崔夫人種嗣之祥
已匝月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也先有洪生鏊以
相人術遊京師春父時守河間公因以書令鏊求宜
子小婦蓋至是而鏊術始驗初公罷相入出幣與縫
人趙金五製衣展幣得金一笏深藏以伺公至出金
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之行遂錄於

門令司公服由是內外皆知其賢崔夫人將就館私計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爲衆所推知其可托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綫之繫在吾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妒忌者惟爾謹愿惟爾忠淳必不負公也爾其慎爲之持金以去金五本三門里人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爲保育之計密謀既定果兒生而妒者起矣是爲十一月十日孤兒生於忠禮書院越三日張氏馬氏稱欲抱視之自書院攜入城中

行館以糕末塞其口不歿以絮塞其口又不歿前有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給口歿矣私置僻處以米飲飼之又以綿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二叔接抱以去報曰歿兒埋矣諸妒方相欣慶子旣出虎口趙氏之戚程令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召金五以心殺兒爲約責限以須私與程夫婦商其事二趙氏亦來五人相向泣於中庭金五日非吾意也將謂主何程曰吾聞諸鄉先生驪姬之誚晉無公族矣汝獨不

爲念乎衆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秘愈密雖間有知者諱不外聞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牛歸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兒以瘡瘍幾死者屢念八爲寄名僧寺以藉神休及徐病死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爲僧已酉七月春謝政歸知孤兒在徐氏私究之念八雖死其族不知春意所向辭以疾死金五又私以金三星入廟焚脩爲兒祈福久之金五知春意無他始其實以告春泣曰孤兒者

趙武也徐念八者嬰也金五者諱厥也武其復興終反祈奚之田矣乎張馬不過二姬婦勢必不能凌偪人至此且上不畏天下不愧人特不知孰自其爲屠岸氏耳春以見未出幼時未可言乃告夫人召孤兒匿之公門下士鄉大夫歐陽清屢謂春日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此管敬仲之所以霸齊姜氏之所以與晉者也今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子必速行毋失壬戌仲冬八日趙四二知事難終民自出舉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用煩官

乃召其支屬長老巾陽公而下四人外黨葉吉周洎
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
接遞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史罷城內外聞而至
者且萬人衆口同聲自相申辨旣見孤曰兩耳願頷
相公也體格動靜崔夫人雖歿夫人父則存何其貌
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
清涼寺者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罷公
遠近翔集闔塞街巷爭先稱也曰相公復生也罷公
口異哉鬼神之前知也疇昔之夜吾夢城中蕭鼓喧

闔報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
道無名也因問子何名春曰尙未名罷公曰卽以夢
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也其時孤年十有五矣有
從傍贊之者曰岐嶷端重器度偉然豐頤長軀肩圓
背負神色凝定瞻顧安詳真相種也聞者以爲實錄
卽日謁告祖廟參拜在庭者贊內姓不遺親外姓不
遺舊旣乃奠告於先公崔夫人之墓盡禮而還公門
下奴隸廝臺無老無幼以次參列坐起端莊高不仰
卑不俯繙縷中度畧無汗懾內負之容雖貴介素習

莫是過也左右顧瞻之人識與不識蓋翔躍者半泣涕者半叙州府同知周宗正叙其事

其言則以莫奇於夫公對夫人之墓蓋無而毀公則

似月歸寺麻廟參拜其後遂贊內城不毀雖於城

其後歸寺麻廟參拜其後遂贊內城不毀雖於城

其後歸寺麻廟參拜其後遂贊內城不毀雖於城

其後歸寺麻廟參拜其後遂贊內城不毀雖於城

其後歸寺麻廟參拜其後遂贊內城不毀雖於城

其後歸寺麻廟參拜其後遂贊內城不毀雖於城

